



丝绸之路开启与昆仑神话书写的演变*

李炳海

摘要:《山海经》记载的昆仑神话,分属于两个区域、两个时段。《西次三经》的昆仑指河套地区阴山,写定于先秦时期;《海经》的昆仑指喀喇昆仑山,写定于西汉陆上丝绸之路开启之后。昆仑神话从《山经》到《海经》的历史演变体现在四个方面:水道名称从河套向西域的迁移,深渊巨池的从无到有,从天然之都到富丽堂皇的帝宫,守护之神从跳跃巡游到东向固守。丝绸之路的开启为昆仑神话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动力,在此过程中,昆仑神话纳入许多西域文化的因素,由纯粹的中土神话演变为中土西域神话的交融,其中与古印度佛教阿那婆答多池传说的关联尤为密切。

关键词:丝绸之路;昆仑神话;早期书写;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2-0093-07

《山海经》记载的昆仑神话,是从古到今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尤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对于昆仑神话的阐释层出不穷,歧义甚多。对于《山海经》记载的昆仑山所在地域,或称内蒙古阴山,或称甘肃祁连山,或称新疆天山、昆仑山。我们把对于昆仑所在地的各种说法加以统计,会发现其中多是位于古代丝绸之路沿线。这就有必要进行探究,《山海经》记载的昆仑神话是否与丝绸之路存在关联。如果存在关联,那么丝绸之路对昆仑神话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便值得笔者进行一番讨论。

一、两个区域、两个时段的昆仑

《山海经》出现的昆仑山分属于两个系统,即《山经》系统的昆仑和《海经》系统的昆仑,需要对它们分别加以梳理。

(一)《西次三经》记载的昆仑

《西次三经》设有“昆仑之丘”条目,排在这个板块的第八位。《西次三经》首列“崇吾之山”,称它“在河之南”,这里的“河”指黄河,“在河之南”即在从西向东流的黄河之南。《西次三经》各条目的排列,是从东向西依次推移,基本是直线型的。这个板块排在第十八位的是“三危之山”。“三危”指瓜州,即今甘肃敦煌一带。徐旭生称:“考三危及瓜州地域的人,大多数是说这两地均在沙州敦煌县(即今甘肃敦煌)境内,有人说它们在比敦煌较近一些的地方。这些歧义关系不大。从地望考察,似无大误。”^[1]《西次三经》首列“崇吾之山”,排在第十八位的是“三危之山”。二者应是基本处于同一纬度,即北纬40度左右。依此判断,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应指黄河在河套从西向东流区段的南边,也就是说,《西次三经》是从河套的内套黄河之南起始,依次向西推移,故能延伸到三危

收稿日期:2024-10-1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研究”(2022JDZD025)。

作者简介:李炳海,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之山。

《西次三经》排在“昆仑之丘”前边的条目是“槐江之山”，其中称“东望恒山四成”^{[2]53}。槐江之山与恒山遥遥相对，恒山在东，槐江之山在西。先秦时期的恒山在今河北阜平北，属于太行山脉，那里的地理位置大约是北纬39度，与三危之山的纬度大体相似。昆仑之丘在槐江之山以西，也是处在这个纬度，位于黄河河套区段以南。

《西次三经》对昆仑之丘有如下记载：“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2]56}这条记载把昆仑之丘视为黄河的源头，认为黄河先是从那里从北向南流，然后向东流。从北向南流的黄河区段，以今内蒙古托克托到陕西潼关的一段最为著名。黄河经过潼关之后就变为东流，这正是《西次三经》所说的“东注”。

《西次三经》提供的内证表明，昆仑之丘位于北纬40度左右的河套地区，具体而言，是在河套的内套靠近东北部的一座山。《水经注》卷三记载“河水又南径马阴山西”，酈道元称：“《汉书音义》曰：‘阳山在河北，阴山在河南。’……阴山在河东南则可矣。”^{[3]42}酈道元经过辨析认定，黄河河套从西向东区段的东南部确实有山，就是阴山，属于阴山的余脉。由此可以推断，《西次三经》记载的昆仑之丘，指黄河河套从西向东流向区段东南的阴山余脉。这里所说的河，指作为黄河主河道的南河，而不是北河。

《穆天子传》卷一叙述周穆王西游历程，先是在阳纁之山祭祀河神，“乙丑，天子西济于河”。周穆王是从阳纁之山所在之处西渡黄河，阳纁之山在今山西北部河曲一带。渡过黄河之后，“以饮于枝诗之中，积石之南河”，是在南河，即在黄河干流南岸宴饮。《穆天子传》卷二记载，周穆王在宴饮之后，“封膜昼于河水之阳，以为殷人主”。周穆王向西南行进，“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①。上述记载表明，昆仑山确实位于河套的内套地区，那里处在黄河主干道南河的南岸，与东边从北向南流的黄河距离较近，与《西次三经》对昆仑之丘的记载相吻合。

《西次三经》对昆仑之丘所作的记载反映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土先民的观念，把昆仑之丘位置锁定在河套地区的南河南岸。《穆天子传》是西晋时期面世的出土文献，成书于战国时期，也把昆仑之丘认定为河套地区南河南岸的名山，可与《西次三经》关于昆仑之丘的记载相互印证。

(二)《海经》记载的昆仑山

与《山经》相比，《海经》对昆仑所作的记载更为丰富，也颇为杂乱，其中《海内东经》的如下条目尤其值得关注：

国在流沙中者埽端、玺唤，在昆仑虚东南。一曰海内之郡，不为郡县，在流沙中。

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2]379-381}

对于首个条目，袁珂称：“此下三节俱当移在《海内西经》‘流沙出钟山’节后。”^{[2]380}以上三个条目确实属于错简，应移入《海内西经》，而不应该置入《海内东经》。这三个条目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那就是与昆仑山相关联的物类事象，带有鲜明的西域文化特征。上述材料中出现的大夏、月氏、西胡都是西域邦国名称，其中大夏、月氏两个名称，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才在中土出现的。至于在流沙中的邦国埽端、玺唤则“不为郡县”，在邦国中不设郡县，这正是西汉朝廷对西域的行政管理体制。文中反复提到流沙，指的是沙漠，而且是流动性沙漠，西域确实有多处是在流沙地带。因此，有充分理由推测，上述条目是以西域为背景，所认定的昆仑之虚不是在中土河套地区，而是远在西域。对比的记载不在先秦时期，而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西汉朝廷所认定的昆仑山确实位于西域。《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阩，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4]3173}这是把黄河的源头追溯到西域古国于阩境内的大山，认为那里就是昆仑山。于阩故地在今新疆和田，其南部是喀喇昆仑山，是盛产美玉之地。

于阗位于陆上丝绸之路南线,从那里西行可到
大夏、大月氏,南下则可达罽宾。如此一来,汉
代所说的昆仑山就与丝绸之路有了关联,并且
可以与《海内东经》对昆仑之虚所作的记载相互
印证。《海内经》有关昆仑山的条目写定于丝绸
之路开启之后,西汉朝廷认定于阗南山为昆仑
山,也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二者不但相对昆仑
所处地域有相同的认定,而且对应的时段亦相
吻合。

《海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既然《海内
东经》对于昆仑之虚的记载是以西域为背景,那
么,对《海经》其他篇目出现的昆仑之虚,不妨也
置于西域地区加以观照。《海内西经》对昆仑之
虚的记载最为详细,可以选择它与《西次三经》
的“昆仑之丘”条目相对照,用以梳理丝绸之路
与昆仑神话历史演变的关联。

二、水道名称从河套向西域的迁移

《西次三经》对昆仑之丘的水道有如下
记载:

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赤水
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
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
流于大杆。^{[2]56}

这里提到发源于昆仑之丘的四条水道,除河水
可考外,其余三条水道均无法落实到具体河
流。河水“而南流东注于无达”,对于无达,郭
璞注:“山名。”^{[2]58}从黄河的具体流向考察,它
在经过河套之后东流注入大海,“无达”应是
大海的代称。无,繁体作“無”,本指树木众
多,因此,构形从无的字,往往有众多之义,如
芜、臚、庑。“无达”即多达,百川所归之处。
《西次三经》记载的赤水、洋水、黑水,还见
于《穆天子传》卷二^②,可见这是先秦时期中
土先民对河套地区几条水道的称呼,因为年代
久远,再加上这几条水道不是很大,所以也就
无法考证落实。

《海内西经》对昆仑之虚的水道作了如
下记载:

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河水出
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

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洋水、黑
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
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
又西南,过毕方鸟东。^{[2]348-349}

《西次三经》记载,发源于昆仑之丘的有河
水、赤水、洋水、黑水,这四个名称在《海内
西经》的“昆仑之虚”条目也有记载。除此之
外,《海内西经》提到的弱水、青水,则不见
于《西次三经》。如果对二者共有的水道名
称加以梳理,会发现在水的源头方面有异同。
《西次三经》的河水出自昆仑之丘北部而南
流,《海内西经》的河水出自昆仑之虚东北隅,
与《西次三经》的记载基本一致。《西次三
经》的赤水出自昆仑之丘东南,《海内西经》
也是如此。《西次三经》的洋水、黑水分别
出自昆仑之丘的西南、西部,而《海内西经》
的洋水、黑水出自昆仑之虚的西北,与《西
次三经》存在差异。

如果进一步对同名水道的流向加以对比,
二者所呈现的则主要是差异,而不是相同。
《西次三经》的河水是南流东注,《海内西
经》的河水是北流;《西次三经》的赤水是
流向东南,《海内西经》的赤水则是流向东
北;《西次三经》的洋水、黑水流向西南、
流向西,而《海内西经》的洋水、黑水则
先东流、后东北流。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西次三经》和
《海内西经》昆仑条目虽然出现四个相同的
水道名称,但是,具体所指的水道并不相同,
属于名同而实异。《西次三经》记载的四
条水道只有河水可考,而《海内西经》涉
及的这四条水道,如果按照汉代对昆仑山
的地理定位进行考察,却是都能找到实地。

《海内西经》称:“赤水出东南隅,以
行其东北。”袁珂校注:“宋本下有‘西南
流注南海厌火东’九字,明《藏》本、吴
宽抄本、清吴任臣本、汪绂本、毕沅校
本、《百子全书》本并有之,当系脱文。”
^{[2]348}其说可取。这里所说的赤水,当指
车尔臣河。它发源于可可西里山北麓,位
于喀喇昆仑山东麓所临近的南山。《海内
西经》称它出自昆仑之虚东南隅,大体近
之。车尔臣河确实流向东北,最后从西南
部注入蒲昌海,即罗布泊。宋本所称“西
南流注南海”,南海指蒲昌海,中土称为
湖泊的水域,西域则称为海。《海内西经》

“昆仑之虚”条目出现的海字,均指蒲昌海,即罗布泊。

《海内西经》称:“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2]348}这里的“河水”指于阗河,汉代中土居民认为它是黄河上游,离源头最近,故称河水。于阗河发源于喀喇昆仑山东北麓,向北汇入塔里木河,后又汇入车尔臣河,故称“以行其北”。汇合后的于阗河,从西南方向流入蒲昌海,故称“西南又入渤海”。渤,取其水势涌动之义。三条河汇集则流量颇大,故流入蒲昌海呈涌动之象。《海内西经》称河水:“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2]348}汉代中土先民认为,像于阗河等丝绸之路南线各条水道汇入蒲昌海之后,在地下潜行数百里,到积石山涌出,成为黄河的干流,《海内西经》所作的表述与此相符。“积石山”之名首见于《尚书·禹贡》,相传是大禹治水的重点工程之一,其地在今青海和甘肃交界的青海贵德县。

《海内西经》称:“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2]348}这里所说的洋水、黑水,当指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它们发源于喀喇昆仑山西北麓,两条水道流向东北汇入塔里木河,又南流汇入蒲昌海南部水域。

综上所述,《海内西经》昆仑之虚条目所载,与《西次三经》昆仑之丘所载的同名水道,都能在西域找到对应的河流。由此看来,《山海经》这两个板块出现的四个同名水道,属于名同而实异的类型。《海内西经》反映的是汉代的地理观念,而《西次三经》凝集的则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土先民的地理知识。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中土有的河道名称被带到西域,在沿用这些名称时又被赋予新的内涵,与丝绸之路南线的相关河流相关联,从而造成名物内涵的演变,也是昆仑神话的演变之一。

《海内西经》的昆仑之虚指的是喀喇昆仑山,那里地处丝绸之路南线旁侧,是中土和西域使者往来的所经之地,人们对那里的山川地理形势比较熟悉,因此,《海内西经》对昆仑之虚水道所作的叙述很大程度上具有客观性,基本上符合地理事实,具有地图解说词的特征。

三、深渊巨池从无到有

《西次三经》记载的昆仑之丘,有几条河流从那里发源,但是,没有提到昆仑之丘有深渊巨池,《穆天子传》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西次三经》的昆仑之丘位于河套地区内部,那里确实不存在深渊巨池这类水域。

《海内西经》在叙述发源于昆仑之虚的几条河流之后称:“昆仑南渊深三百仞。”^{[2]349}八尺为一仞,三百仞即二千四百尺。汉代一尺相当于现代的七寸,三百仞相当于五百六十米,南渊确实很深。

把昆仑山与水池相关联,中土文献已有记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司马迁如下话语:“《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4]3179}司马迁把《禹本纪》与《山海经》相提并论,可见它是古代早期的神话典籍。《禹本纪》虽然提到昆仑山有醴泉瑶池,但是它们是处在昆仑山上,而不是在南侧。醴泉瑶池,凸显其华贵鲜洁,而没有渲染它们的水量充沛。由此看来,《海内西经》称昆仑之虚南侧有深渊,不是沿袭《禹本纪》的记载,而是另有依傍。

《海内西经》记载的昆仑之虚指喀喇昆仑山,系帕米尔高原的组成部分。从北向南穿越喀喇昆仑山,就进入古印度之地,那里确实传说喀喇昆仑山有深渊。《水经注》卷一引释氏《西域记》有如下记载:“阿耨达大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山即昆仑山也。”^{[3]3}这里所说的阿耨达大山被认定为昆仑山,指的正是喀喇昆仑山,印度佛教传说称该山有大渊深池。《西域记》所作的叙述比较简略,《大唐西域记》记载得更为具体:

则瞻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
(唐言无热恼。旧曰阿耨达池,讹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5]39}

对于文中提到的香山,季羨林等校注:“旧说指昆仑山,似以葱岭(帕米尔高原)为当。”^{[5]41}所给出的结论是可取的,喀喇昆仑山处于帕米尔高原南部,确实属于古代所说的葱岭。印度佛教传说中的阿那婆答多池方圆八百里,堪称深渊

巨池。印度佛教传说,阿那婆答多池是恒河、印度河、阿姆河、叶尔羌河与塔里木河之源。既然如此,作为诸河之源的阿那婆答多池,其蓄水量必须足够大,因此被想象为方圆八百里。从那里的地理形势考察,喀喇昆仑山确实由于山高林密而水源丰富,由此便知阿那婆答多池传说有其现实根据。这个大池位于香山,即喀喇昆仑山南麓,而《海内西经》昆仑之虚的深渊也是位于山的南部。显然,深渊巨池是吸纳印度佛教阿那婆答多池传说的产物,是丝绸之路所发挥的作用。差异在于,印度佛教传说的水域面积广大,《海内西经》则渲染水渊的深度,“三百仞”。

《海内北经》有如下记载:

昆仑虚南所,有汜林方三百里。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一曰忠极之渊。阳纁之山,河出其中;凌门之山,河出其中。^{[2]369-372}

这里所说的汜林,指向四处外溢而又聚集的水域。汜,指水往外溢;林,聚集之义。昆仑之虚南侧的水域方圆三百里,取象于阿那婆答多池的“周八百里”^{[5]39}。从极之渊,指纵向深度达到极致的渊,它的深度达到三百仞,与《海内西经》对昆仑之虚南渊所作的描述相同。就此而论,《海内北经》对昆仑之虚的上述书写,是以处在西域的昆仑山为背景。至于后边提到的冰夷,是中土传说中的黄河之神冯夷。阳纁之山在今山西河曲;凌门之山即龙门之山,在今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之间。以上所涉神名、山名均在从北向南流的黄河托克托到潼关区段,与中土的昆仑神话密切相关。《海内北经》这则记载,是把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昆仑神话整合在一起,是先秦中土昆仑神话与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吸纳西域文化的昆仑神话相嫁接的结果,从而造成对昆仑神话理解的混乱。即使如此,它也体现出昆仑神话从《山经》到《海经》演变的一个趋势:即《山经》的昆仑之丘不提巨池深渊,《海经》的昆仑之虚则有巨池深渊相伴。

四、从天然之都到富丽堂皇的帝宫

如果把《西次三经》的昆仑之丘与《海内西

经》的昆仑之虚加以对比,还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出于自然与人工雕饰之间的差异。

《西次三经》记载:“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郭璞注:“天帝都邑之在下者。”^{[2]55-56}在古代中土先民的想象中,昆仑之丘是天帝在下界的都邑,反映的是天人相通的观念。《西次三经》对昆仑之丘所作的描述颇为充分:那里有人面虎身的守护神陆吾,有其状如羊的土螭;鸟类精灵有钦原、鹑鸟;具有特殊功能的植物是沙棠、蕢草。总而言之,《西次三经》所记载的昆仑之丘的存在物共有两类:一类是动物精灵,另一类是具有特殊功能的植物,体现的是对自然之物的崇拜。昆仑之丘作为先民想象中的天帝在下界的都邑,是天然之都,没有留下人的活动痕迹。

《海内西经》展示的昆仑之虚则是另一番景象: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2]344-345}

这里提到的“开明兽”属于动物精灵,“木禾”系特异型植物,就此而论,这与《西次三经》记载的昆仑之丘不存在根本的差异。但是,《海内西经》记载的昆仑之虚有井、有门,都属于人工建造,这是《西次三经》的昆仑之丘未曾出现的。昆仑之虚“面有九门”,显然是有围墙。“面有九井,以玉为槛”,表明井的栏杆用玉制成,是典型的雕栏玉砌,是富丽堂皇的王宫景象。这更是《西次三经》昆仑之丘不曾出现的。

从《西次三经》的昆仑之丘,到《海内西经》的昆仑之虚,同是先民想象中的“帝之下都”,所呈现的景象却大相径庭。而促成这种演变的契机,则是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古印度佛教阿那婆答多池的传说被昆仑神话所吸纳。释氏《西域记》称:“阿耨达大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山即昆仑山也。”^{[3]3}中国汉代先民所认定的昆仑山,古印度称为阿耨达大山,又译为阿那婆多达,指的是喀喇昆仑山。古印度佛教传说认为这座山上有宫殿,“八地菩萨以愿力故,化为龙王,于中潜宅,出清冷水,给赡部洲”^{[5]39}。古印度佛教传说中的

喀喇昆仑山,是阿耨达龙王居住之处。既然如此,就必定有龙宫,释氏《西域记》所说的“宫殿楼观甚大焉”,指的应是龙宫。《海内西经》的昆仑之虚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宫殿,但是从“面有九井”“面有九门”的记载中,已经暗示其中存在宫殿,否则,它的外围不会有九井、九门的设施。

《海内西经》记载昆仑之虚的井“以玉为槛”,而古印度佛教传说中的阿那婆答多池则是“金、银、琉璃、颇胝饰其岸焉”^{[5]39},二者可谓异曲同工。阿那婆答多池用金、银、琉璃、水晶装饰周围岸边,因此水池的四个出口依次称为池东银牛口、池南金象口、池西琉璃马口、池北颇胝狮子口,体现的是珍宝崇拜,以华贵为美。昆仑之虚众多的井“以玉为槛”,当是对阿那婆答多池上述传说的借鉴。

古印度佛教传说中的阿那婆答多池“周八百里”^{[5]39},《海内西经》记载的昆仑之虚“方八百里”^{[2]344},这种数字上的巧合绝非偶然,而是昆仑之虚神话借鉴阿那婆答多池传说的有力证明。

五、守护之神从跳跃巡游到 东向固守

《西次三经》对昆仑之丘的守护神有如下记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2]56}陆吾是昆仑之丘的守护神,系半人半兽的精灵。它人面虎爪,有九条尾巴,具备很强的杀伤力、威慑力。它的职责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守护天上九个区域的边界,还要管理天帝的苑囿。“囿时”,指管理苑囿。“时”,掌管。守护神称为陆吾,带有象征意义。“陆”有跳跃之义,“吾”字构形从五,本义指路障,因此,“吾”有应对之义,构形从吾的字往往有这种含义,如语、悟、梧、晤等。陆吾,顾名思义,有跳跃应对之义,陆吾的权限很大,既要巡游天界九域,又要管辖天帝的苑囿,因此它要跳跃前行,进行应对,是加以防御的姿态。

《海内西经》对昆仑之虚有如下记载:“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开明兽身大类虎而

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2]345-349}这里出现的昆仑之虚守护神称为开明,而不是陆吾。《西次三经》的陆吾守护天界九域及天帝的苑囿,涉及的范围很广,活动在自然空间。而《海内西经》的开明兽则是守护昆仑之虚各个门,属于门神,这是昆仑神境宫廷化的结果。《西次三经》的昆仑之丘守护神只有一位,而《海内西经》的昆仑之虚守护神则数量众多,若以每个门一位守护神计算,也要多达三十六位,是典型的宫廷“警卫编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次三经》的昆仑之丘守护神是跳跃巡逻,而《海内西经》昆仑之虚的守护神是固定在山门的入口,而且朝向单一,都是面对东方。

为什么昆仑之虚的守护神面向东方?这在中土早期文献中找不到答案,古代西域风俗则可以解开这个谜。《大唐西域记·序论》提到西域的南象主、西宝主、北马主,主要指古印度、波斯、大食、大秦、突厥、回纥,覆盖西域广大地区。文中写道:“三主之俗,东方为上。其居室则东辟其户,旦日则东向以拜。”^{[5]43}西域广大地区以东向为尊,房屋门窗朝东,每月初一向东方下拜,显然,这是由太阳崇拜而形成的古老习俗,与中土的南向为尊明显有别。《海内西经》昆仑之虚的守护神“东向立昆仑上”^{[2]349},凸显的是守护神尊贵的地位,是对西域文化的吸纳。至于昆仑之虚守护神称为“开明”,意谓开启光明,这种意义是由面向东方而来,而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结 语

大量事实表明,《山海经》记载的昆仑神话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即从《山经》到《海经》的演变,因此,必须把《山经》和《海经》加以区分,而不能混淆在一起。以对昆仑的称谓而言,《山经》称为昆仑之丘,而《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海内南经》则称为昆仑虚、昆仑之虚,由此也可以证明《山经》和《海经》属于两个系统。

昆仑神话从《山经》到《海经》的演变,是由纯粹的中土神话演变为中土西域神话的交融,在此过程中,丝绸之路的开启为这种演变提供

了契机和动力。丝绸之路在昆仑神话演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这就需要通过对其名物、意象等的辨析,提炼出中土、西域文化的因素。

昆仑神话从《山经》到《海经》的演变,增加了许多西域文化的因素。同时,这种演变依然保持着中土文化的本位。以《海内西经》记载的昆仑之虚为例,虽然它的井“以玉为槛”,与阿那婆答多池的以珍宝饰其岸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的是昆仑神话对西域文化的吸纳。但是,阿那婆答多池所用的珍宝是金、银、琉璃、水晶,而昆仑之虚的井栏则使用玉,体现的是中土文化中的玉崇拜。至于《海内西经》记载的不死树、操不死之药的巫师群体,则是西汉武帝时期求仙风气的历史投影。

昆仑神话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除了《山海经》之外,先秦两汉乃至魏晋南北朝的文献,都

有一系列关于昆仑神话的记载。《山海经》昆仑神话的演变,其中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山海经》以外的昆仑神话是否也存在类似情况,似乎可以作为后续学术话题进行探索,可能还有可供拓展的空间。

注释

①②高永旺译注:《穆天子传》,中华书局2019年版。

参考文献

- [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60.
- [2]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2.
- [3]酈道元.合校水经注[M].王先谦,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
-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M].季羨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The Opening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Evolution of Kunlun Mythology

Li Binghai

Abstract: The Kunlun mythology recorded i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belongs to two distinct regions and time periods. The Kunlun mentioned in the *Southern Mountains* refers to the Yinshan Mountain in the Hetao region and was composed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The Kunlun in the *Classic of Seas* (“Hai Jing”) refers to the Karakoram Mountains and were written dow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verland Silk Road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Kunlun mythology from *Shan Jing* to *Hai Jing* is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waterway names showing the migration from the Hetao region to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emergence of vast and deep pools, the transition from a natural capital to a magnificent imperial pal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guardian deities from roaming freely to being stationed diligently to the east. The opening of the Silk Road provided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and momentum for the evolution of Kunlun mythology.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Kunlun mythology incorporated various elements from Western Region cultures, transforming from a purely Central Plains mythology into a fusion of Central Plains and Western Region myths, particularly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legend of the Anabodalu from ancient Indian Buddhism.

Key words: the Silk Road; Kunlun mythology; early writing; historical evolution

[责任编辑/周 舟]